

MINGUO MINGBAO

民国名报

撷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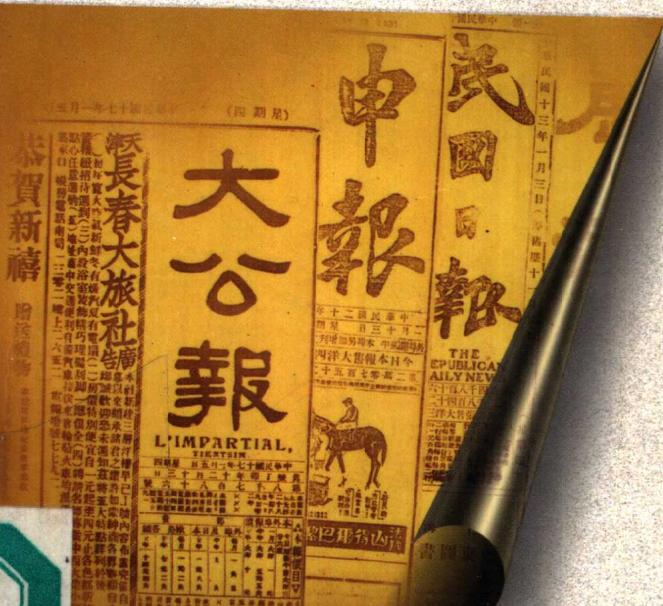
XIEZHEN

漫谈艺术的真谛

品味作品的美感

剪裁生活的镜头

汇成生命的咏叹



郁敏 杨婧 编

艺木咏叹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民国名报撷珍

艺术咏叹

郁敏 杨婧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艺术咏叹

郁 敏 编
杨 婧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4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201—02995—9
G·1265 定 价：13.00 元

出版说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挟着冲击旧的“诗教”文化的狂飙，给中国大地带来思想的解放和“人”的觉醒，也为现代文艺的春天的到来廓清了传统的氛围。现代散文小品作为当时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枝，也以其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充满生机的志向情趣，体现出了纷纷冲破旧的思想樊篱的不同作者的不同个性与追求，从而呈现了争奇斗妍的盛况。即使是今天的读者，读一读那半个多世纪前的许多异趣盎然的散文小品，仍不免生出“花动一山春色”的感受，那真是小中见大、令人回味且催人振奋的精妙之作！

为使今人更方便地欣赏到许多因岁月流风的侵蚀而渐被淡忘的散文华章，我们选取了报纸文学副刊，作为读者鸟瞰民国时期散文小品概貌的窗口，编辑了这一套“民国名报撷珍”丛书。其编辑设想如下：

一、报纸最适合登载散文小品，事实上它也是现代散文小品之花得以迅速竞相开放的最主要园地。因而，我们以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四大报纸——《申报》、《大公报》、《晨报》、《民国日报》（沪）为遴选范围。

二、遴选作品的时间范围为1912—1949年，尤以现代散文小品发展的黄金时代——20年代初至抗战前夕为主。

三、民国时期文学流派纷呈，散文小品也在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笔下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迥异风格。我们既选择直面现实社会、充满战斗性的文章，亦不忽略追求形式美、富于知识性、趣味性的作品，并尽可能地反映不同时期的种种

文学运动的某些侧面。当然，那些极力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动文章不在择取范围之内。

四、文章总是带着时代的烙印。有的散文小品产生于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因而可能带有“笔战”中的偏激或不十分确切之言辞，还需读者以那个时代为背景去读之。

五、名家名作固不可少，但考虑到读者查找名家的文集并不太困难，因而我们极注重挑选那些名气不大而文章又写得不错的作者的作品，使现在的读者能见到更多不太容易见到的美文。

六、原报有的文章中有文字不通顺处，保持原貌；缺字以〔〕补上；错字、异体字，径改。

但愿此丛书能为读者消闲、博闻、研究有所裨益，也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社文史编辑室

序

钱理群

“民国名报撷珍”丛书，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它不仅为还在发展中的 90 年代散文阅读与写作的热潮，开辟了一个新的资源，为散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批精选的读物，还具有一种学术的价值：它促使我们注意“现代散文小品”与“现代传播（报纸、杂志）”的关系——这其实是散文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我在准备这篇序言时，曾翻阅了近年发表与出版的有关散文的论文与著作，却很少见到这方面的论述，只得就手头有的材料，谈谈想到的一些问题，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这些年，人们很强调散文、小品，以至杂文，都是“古已有之”，这自然不无道理。但作为现代散文小品与现代杂文，却是萌发于清末民初，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始终是与现代出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年文学史家阿英在讨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近代散文”的产生时，即明确指出：“这种文学的形式，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产生了近代的散文，即一般的叫做 *feuilleton* 的形式。”（《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这里说的是西方近代散文，中国其实也是如此。据有关材料介绍，正是本丛书所选的我国历史最长的中文报纸《申报》，在开创第一年（1872 年）即“以词章补白”，引发了以后的报纸副刊（1897 年，上海

●
序

《字林沪报》设副刊《消闲报》；1900年，《中国日报》辟副刊《鼓吹录》；此后，一般报纸都腾出固定版面设置文艺副刊）；又于1897年起先后创刊文艺性期刊《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三种。这些报纸文艺副刊与文艺性期刊除刊登小说、诗歌外，也发表了大量散文，成为现代散文的滥觞。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散文各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更是几乎全赖于报刊的提倡：这已成为文学史家、散文家的共识。批评家孔另境这样论述“现代杂文”的产生：“文学革命发生，刊物之出版风起云涌，如《新青年》，如《新潮》，都是当日最受社会欢迎的中心杂志。因为‘五四’运动，并非是纯粹的文学改革运动，乃是一般的社会和文化的改革运动，故反映在当时刊物中的，也往往是对社会多方面的探讨。在各种杂志中，除了长篇论说以外，几乎都另辟有‘杂感’一栏，这一栏的文字大都短小精悍，一针见血之言”，这就是现代杂文（《论文艺杂感》，1938年）。“五四”著名的小品文作家梁遇春更是满怀深情地指出：“小品文同定期出版物几乎可说是相依为命的”，他甚至说：“有了《晨报副刊》，有了《语丝》，才有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字，鲁迅先生的杂感”（《〈小品文〉序》，1929年）。因此，有论者将小品文定义为“报章文学与纯文学中间的汇合”（夏康农：《论小品文》，1935年）。人们还谈到了“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本丛书选录了《晨报副刊》与《民国日报副刊》）对促使“现代小品文的发达”，所起到的“很大的推动”作用（钱歌川：《谈小品文》，1947年）。梁遇春在前所引的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小品文的发达同定期出版物的盛行做正比

例的。”事实正是如此：考察现代散文史，可以发现，本世纪有两次散文创作高潮，一次是30年代，另一次发生在世纪末的90年代；两度创作高潮，都伴随着报刊发行与出版的热潮。在30年代，不仅涌现了大量的文艺副刊——本丛书选录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与《申报》“自由谈”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对30年代散文小品与杂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第一次出现了大批专门化的散文杂志，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太白》、《逸经》等等，这些杂志或提倡某种文体（如《论语》推出“幽默小品”，《人间世》鼓吹“闲适小品”，《太白》倡导“时事随笔”、“科学小品”），开辟专栏（如《论语》的“古香斋”、“群言堂”、“月旦精华”，《宇宙风》的“姑妄言之”，《太白》的“风俗志”、“速写”，《人间世》的“今人志”、“山水”、“读书随笔”），或组织专号（如《论语》的“现代教育专号”、“鬼故事专号”、“家的专号”，《宇宙风》的“北平特辑”、“欧风美雨特辑”等），或联系老作者，培养新手，实际上起到了散文创作的“组织者”的作用。与此同时，各出版社争相出版散文（小品、随笔、杂文等等）创作集（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提供的材料，1930~1939年出版的散文集达853部，而1920~1929年仅190部），出版各种外国散文译本，特别是大力介绍中国明末小品文与六朝文，为现代小品的写作直接提供资源，其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而90年代这一回“散文创作与出版热”，规模、声势都更大，同样是报纸的副刊大量涌现，同样是专业化的散文刊物的不断推出（随便想起的就有《散文》、《随笔》、《美文》、《中华散文》等多家），同样是散文创作集的大面积的出版（而且多采取“丛书”的形式），同样是外国的与传统的散文资源

尽力开发，而且更有系统，重点转向“五四”以后的散文小品、杂文的重新整理与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这次推出的这套“民国名报撷珍”丛书，本身即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由于事态还在发展，目前尚不能作出更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概括；但结合30年代的那次热潮，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本世纪两次散文创作与出版的高峰，都与30年代、90年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氛围的变化，文化观念的变迁，文化欣赏、消费心理（期待）的嬗变，以及文化市场的相对繁荣与成熟有关。因此，所面临的实际是一个“现代商品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也许是更为根本的，但也是在这里无法展开的。

我们还是把问题拉回到现代散文的创作与出版的关系上去。当年茅盾有一个自述，颇值得注意。他说自己在30年代曾一度为《申报》“自由谈”副刊写稿，而“自由谈”是一个“软性读物”，不宜于说教式的短文，“于是我所写的，便不能不是又像随笔，又像杂感”；他因此而体会到“一个作家有时既不能不像有个厂家似的接受外边的‘定货’，那他也就不能不照着‘定单’去制造”（《〈速写与随笔〉前记》）。这里说的正是出版（文学市场）对创作的制约与影响，也就是说，作为报刊文体的现代散文，它所必然产生的对传统散文的变革，并由此而形成的新的特点。我想，这正是我们在阅读与研究民国名报散文小品及其同类现代散文时，所必须注意与思考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曾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现代都市中的期刊、报纸的主读者与作者，也就是文学市场中的买卖双方，都是“小布尔阶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都市小市民”，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心理，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与

消费欲求：“他们要节省时间，省精力，情愿从事刹那的愉快”，“他们所喜欢的，是轻巧，是易于变花样”，“他们也是清谈，无所通而又无所不通，无所读而又无所不读，……求学治事，处己待人，均取浮萍一样的态度。随时势之所之，不宗一家，不主一说，凡百皆疑”，他们常“重古而非今”，“或追怀古代，或追溯史迹”……。以上这一切，都决定了报刊上的小品散文的“软性”特征：注重知识与趣味，无所不谈，泛而不深，短小成章，旁敲侧击，文笔轻巧，闲适中略含感伤……等等（方非《散文随笔之产生》）。这样的分析自然是简单的；但却能启示我们：对“文学市场、现代传播媒介（报纸副刊，出版物）”、“作者”与“读者”三者互动关系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或许可以打开现代散文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甚至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能不能以此作为描述现代散文发展史的一条基本线索呢？我以为至少是可以一试的。——如果这些设想大抵可以成立，那么，本丛书就是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事实材料，别有一种价值了。

而散文小品、杂文（我们还没有提到报告文学）这类现代文学样式与报刊的联系本身，也能给今天的作者与读者以启示。我曾在一篇论及鲁迅杂文的文章里谈到，杂文（或许还应包括散文小品与报告文学）是现代作家（知识分子）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自由地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最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作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可以预计，随着现

代传播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散文小品、杂文、报告文学将越来越深入到现代生活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能具有的；另一方面，当散文小品、杂文、报告文学这类文体越来越依附于传播媒介，其自身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变异既有积极的方面，同时也必然有许多消极的因素。但从总体上看，散文小品、杂文、报告文学这类报刊文体，是与“现代式（正在进行式）”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也就因此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忠实的记录。鲁迅早就说过“‘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这样的话，并有过“作一部中国的‘人史’”的计划；今天再来读当年的散文小品、杂文——比如读摆在面前的这套“丛书”，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这里，正是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丑的俊的，有名的无名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情感，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平时怎样打发自己的肚子，有俩钱儿、三五好友相聚时又喜欢吃什么；时兴穿什么衣服，如何打扮；居住条件、以及居住方式：独门独院，还是公寓式的？闲暇时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戏曲什么的），最“迷”的作家、影星、歌星、球星是谁？节假日到哪儿去玩？老家里还有没有人，有没有来往，是否圆过“还乡”的梦？孩子上什么学校读书，有没有麻烦？一大家子人，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处得如何？……等等，正是对这些民生、民情、民俗、民性、民魂……的具体描摹，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在这个意义上，这套“民国名报撷珍”丛书也可以看作是民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1997年10月11日写毕于燕北园

前 言

在民国时期的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的谈论艺术的散文、小品，可以说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我们从复印下来的几倍于本书的作品中，经过反复筛选，才编成了这本既谈戏剧、电影，又谈美术、音乐的《艺术咏叹》。

《艺术咏叹》全书收作品 93 篇，分为剧坛揽胜、影坛摭芳、画苑杂谈三部分，其中“剧坛揽胜”部分收作品 44 篇；“影坛摭芳”部分收作品 17 篇，其中还有 4 篇是谈音乐的；“画苑杂谈”部分收作品 32 篇。这些作品大部分发表在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作品数量不多，都是抗战胜利后发表的。这些散文、杂文作品所谈的是艺术问题，而所反映的则是历史；是我国话剧、歌剧和电影艺术的青少年时代；是美术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时代。这些昨天的艺术虽然不能和今天同日而语，但也映衬出今天的话剧、电影、美术艺术的辉煌。

在“剧坛揽胜”部分，关于剧作家曹禺作品的评论，我们适当地多收了几篇，这是因为曹禺剧作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话剧剧本创作已经进入成熟期。曹禺的《雷雨》在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上，都超越了他的前辈，为中国的话剧艺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使舶来的话剧，成为纯熟的本地风光的话剧，它为中国话剧建立民族风格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然而，1934 年 7 月，当《雷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发表后，一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篇评论文章发表，这对

于年轻的剧作家和他的作品显得有些冷清和寂寞。其实这恰恰是人们认识和接受新作品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当1936年6月至9月，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在《文学季刊》分四期连载发表之后，担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萧乾先生便及时而又热情地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副刊上，推出了两期集体批评《日出》的专刊，发表了茅盾、朱光潜（署名“孟实”）、叶圣陶、沈从文、巴金、靳以、黎烈文、陈荒煤、李蕤、谢迪克、李广田、杨刚、张秀亚（署名“陈蓝”）、李影心、王朔等人的评论文章15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日出》作了分析和评价。曹禺先生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不久，便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长达万余言的《我怎样写〈日出〉》一文。这些作品都是非常精彩的，限于篇幅，曹禺先生的《我怎样写〈日出〉》一文被割爱了，就是集体批评的文章，也只选了其中的8篇。在这8篇作品中，既有当时已是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文学新秀的作品，如《戏剧的进展》一文的作者张秀亚，发表作品时署名“陈蓝”，后来成为台湾的著名作家。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她从小爱好文学，上中学的时候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她发表评论《日出》的文章时只有17岁，而文章是很有见地的。萧乾先生在向名家组稿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给天津的这位文学新秀留出一席之地。萧乾先生是慧眼独具的。

在“画苑杂谈”部分，我们收入了丰子恺先生的《谈自己的画》一文，虽然它与《丰子恺散文选集》（丰华瞻、戚志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初版）和《缘缘堂随笔集》（丰一吟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中所收的《谈自己的画》一文题目相同，但是，并非同一篇文

章。这是丰子恺先生谈自己作画失误的一篇随笔。

1934年前后，在《申报·自由谈》上，常常刊登丰子恺的漫画，虽然只占很小的篇幅，却为《自由谈》副刊增色不少。当时有一位读者卢荪出于对丰子恺漫画的喜爱，竟把刊登在副刊上的子恺漫画逐日剪下，粘贴成册，并将《论语》杂志发表的丰子恺照片剪下一帧，贴在卷首；将《自由谈》上发表的周启的《丰子恺论》剪下，贴在卷尾；最后，自己还认真地写了《〈子恺漫画集〉序》。这样，一本自制的《子恺漫画集》便大功告成了。

正像周启在《丰子恺论》中所说：“丰子恺的画儿是简单明快平和冲淡而带着人间的苦味，在平凡里有着奇特，浅显里有着高深，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村的俏的都能够看得懂的大众的精神的粮秣。”正因为丰子恺的画合于大众的胃口，所以，他的画儿格外被大众所喜爱。这就难怪1935年元旦，《中学生》杂志出版了“色彩子恺新年漫画”赠送小读者后，竟然没有一个发现画中有错的。

那是一张彩色立幅画，“近景是岸，岸上有一株长松。远景也是岸，岸上有半个朝暾透出在地平线上，正在发射光芒，驱逐那上面的云翳。中景是一叶小舟，靠近此岸，正在向着彼岸的朝暾进发。”（丰子恺语）船里有四个人，他们都面向太阳，背向观者；他们正在打桨，向着光明的彼岸前进。一位朋友从画中看出：画中人划船的方法不对，其中有三个人都在倒扳桨，这样，小船不仅不能达到光明的彼岸，而且还在那里向后退了。丰子恺先生听了朋友的批评后，次日便起了一个大早，跑到湖边雇了一只船，亲自摇桨演习，先按自己画中的样子，再按朋友指点的方法，实践的结果，证明了朋友的话是对的。于是，丰子恺先生写了这篇《谈自

己的画》，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从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丰子恺先生虚怀若谷，对艺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在编选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既感到了阅读作品的喜悦，也遇到了我们不曾预料到的困难。当您翻开这本电脑排版的书，看到那隽秀、清晰的字体时，您怎么也想象不出我们在那铅字模糊不清的民国报纸中翻来覆去地查找作品，借助放大镜辨认字迹，挑选作品的情景。有些名家的影评作品就是因为字迹过于模糊难认而未能收入书中。历史向前发展了，一切都在进步，印刷技术当然也不例外。

本书的资料搜集工作是我们编选组共同完成的，虽然我们所选的资料并非尽如人意，我们的想象和事实之间还有差距，但是，在这本书中毕竟倾注了大家的心血，我们衷心希望读者能够和我们一样地喜欢它。

郁敏 杨婧
1997年8月1日

目 录

前言 (1)

剧坛揽胜

北京初次出现的联合剧	陈大悲(3)
捧角家是戏剧艺术之贼	陈大悲(5)
男女合演的讨论	邵柏性 熊佛西(8)
新剧与观众	陈西滢(10)
戏剧的歧途	闻一多(13)
戏剧与现在中国的民众	陈治策(17)
神的游戏	老 舍(18)
魔术家与大礼帽	徐 𬣙(21)
我对于今后戏剧界的希望	熊佛西(24)
中国戏剧运动的将来	熊佛西(27)
关于剧评的我见	陈大悲(30)
论剧评	熊佛西(33)
读了田汉的戏曲	茅 盾(35)
“画龙点睛”	余上沅(37)
读《委曲求全》	朱光潜(40)
《委曲求全》的两个喜剧成分	张骏祥(47)
《以身作则》	常 风(53)

《雷雨》	李健吾(56)
我如何写《雷雨》	曹 禺(62)
《雷雨》及其作者	王其居(72)
读曹禺的《日出》	(76)
一、成功的群像	叶圣陶(76)
二、雄壮的景象	巴 金(77)
三、大胆的手法	黎烈文(79)
四、还有些茫然	陈荒煤(80)
五、活现的廿世纪图	王 哲(82)
六、戏剧的进展	张秀亚(87)
七、我更爱《雷雨》	李广田(88)
八、一个异邦人的意见	谢迪克(90)
曹禺的《原野》	尤静生(93)
我看《春寒》	叶董联(95)
从《春寒》想起	以 群(97)
读《春寒》后	石 磬(98)
《命运》读后感	霍 明(102)
为俄国歌剧团	鲁 迅(103)
中国新歌剧的创造	熊佛西(105)
《王昭君》的上演	天 民(108)
推荐《孟姜女》	(110)
意料之外的眼泪	曹清华(111)
《茶花女》和《曼侬》	(114)
高尔基的《夜店》	阎哲吾(116)
《夜店》	高 迅(118)
高尔斯华绥的《鸽》	老 奴(121)
《威尼斯商人》的意义	梁实秋(124)
亚尔遂斯特到那儿去	胡 洛(128)